

孝義真蹟珍珠塔

孝義真蹟珍珠塔第十九回

十九回

謁師情重緣還再

二十回見

小奴泪裏多

白那說畢軍門開得按院大人在陳御史府上目此故未開道
單隨了几个衙役一乘小轿到門投了帖子門上慌忙通報
公即使喬迎畢公早已進厅來了兩下相見薛憲公祖治生不
知憲公祖光臨有失遠迎多上得罪薛憲老師請上門生拜見
竟敢醒老師追遞云山外隆懸崇柱宇薛憲公祖朕遵旨信香
請望祖英矣薛請坐薛吾坐了薛看茶薛老師門生到任之時
即來拜謁適值王休違和未呂面貽訓誨深以為悵近想貴恙
必全愈矣薛便是前日大駕光臨因抱恙失迎罪上治生不伏
案謝敬因風盡牙門又不敢捏造今荷憲臨有何台教薛門

生一來與老師道喜以治生株手與林何喜只道罷老師令坦
方大人到府几時了罷小婿一介寒微何旁大人齒及老師令
坦高發恭喜上上河呀什玄高發 老師令坦呵罷新科金
榜占頭名 現在欽差御史尊 官居七省巡漕取 門生特
地前來躬接迎 陳公听說渾如震 这些言語沒來因罷
公祖新科身田名方定 籍貫南昌國孝生 小婿方卿河南
籍 洪門秀士未成名罷老師令坦只則河南籍捐舉南昌赴
北京 方定方卿非两个要須知方定即方卿罷方定就是
方卿上上就是方定但不解小婿如何得自南昌籍起來罷
百老師說也話長只為那年家母有恙門生所罷省亲告養回
家卿 趙趕程路行得忙罷到了黃州地界罷風狂雪大交三

鼓直見有个少年波倒在官塘 即喚家人忙救醒問問賴
來時却姓方 只為投亲不過招非禍 劣途被劫命垂亡
細上問明原來就是令坦那時一面差人懸拿扶箇身无下落
一面相邀令坦囑同舟件倍到南昌 如今是大魁天下
力巡按 老師面上也增光 陳公听狀如狂 難道做裏
也佳祥 喜得半响无言說不出 流涎口角兩邊旁 对自
果前深七提解如此說來囑此恩沒齒不忘忘 非獨方氏合
門家萌庇 就是老朽父家大占光 豈敢上上但是門生還
有一句大不通文理的話只恐老師見怪門生不敢啟齒解下
如此陷思同于再造尚有何事竟敢見怪請上上囑老師待
門生告过了罪然后敢說解豈敢囑異命作提保上上教誨

未曾開口面先紅 似添踟躕含羞羞醺只因肯后之言醺竟
得嫌于市口中醺憲公祖有何話不必遲疑醺老師這句話說
出來醺自開風化非情理醺方望老師醺海涵寬着量多醺醺
好說付成事醺只為令坦到了舍間過了殘冬已是新春了醺
看灯偶醉元宵首醺其時家母順步書齋醺見他剪烛思亲
酒正濃 道他氣芽不凡人俊傑 一時重器選乘龙 就將
綉金舍妹終身許 門生再三苦諫話情衷 說世兄已定陳
家粵 先在襄陽送送紅 我妹決然難再許 那知年高家
母當時执性重醺到也說得好当初刘王叔醺有了雙雙二位
尚取孫叔妹 后來還有左右夫人是賢女醺現在蒲朝臣等
唱那一个不是三妻并四妾 何必要拘七挑上不通融 到

明朝請進世兄當面許 令坦却再三推辭不肯從 其時反
勸家慈氣 頃刻歡容又怒容 責罰門生來成事 立請王
堂太守作媒翁 就在新春十八日 文定當收帖一封可
恰令坦受多委曲從勉強 盾是我老母行為資欠通百那時
我母又要擇良辰刻洞房花燭囑又是令坦再三多攔撓 必
要三件依時双烛紅醒那三件醒第一件是慈美見回双上拜
第二件是先迎今雙結和同 第三件是名題金榜才完取
男兒立志甚英雄 這三件我母一一來從命 如今合在
孩兒中醒老師以為何如醒陳恭所 墨喚呢 又恐女兒醋
意少歡容 但是木已成舟无可奈 与他爭執有何功醒
而原太子他醒救命成名恩不淺醒我今若一言半語醒豈非

枉了他家莫大功 落得通融之際把人情做個說況且我女与
他妹子同將來娶一女同居有始終那時開言就說認公祖
妙極上府上這般看待恩上加恩喜中添喜了足見今世大
天人解正所謂紗帳裏打三響雷 只落得鳳簪聲里合雌雄
時常公祖吓醒你令妹是狀頭第一仙人許 我女是房幃中
和果隨從醒老師好說醒董兒快如到里邊去請姑老爺出來
既是醒分付廚房备酒醒醒得醒家伶奉命脚飛跑 分付厨
房备酒肴 里邊相請東床客 坐婆外面喊市面醒有人來
醒醒个醒你是長生旺破臉醒老爺說請姑老爺出去醒醒个
告顯老爺吓醒就是河南的方大老爺醒吓告化子巨一个合
个不老爺吓醒不要胡說姑爺做了大上的官了醒个不醒吓

財單不老爺告訴老爺說姑狀元及弟現在七省香巡御史衙
當真阿吓介未仰我去向小姐看

銀絞纏了頭所說噯噯

忙飛步上麥姨

氣吁

几乎別采双局底

走進紗窗去

叫声大恭喜

小姐

說來到竟真說異

再勿曉得做官是介容易

一旦青雲

八上飛

我的小姐吓

你做人好

真上大福氣

憶憶小姐吓姑爺做仔官哉畢軍門來采

上老爺叫長生進

來請姑老爺出去隨采屏故意說道

唔他這般打扮那里

句做什底官隨采屏姐当正做仔官哉噯倍里曉得

故意弄陰謀

当七里

穿破衣

假扮乔裝

來試我

畢大老爺說隨姑爺中仔蛙蠅混地

做仔噯个七斤蛇盤

死仔一隻大田雞多講 采屏你去回稟長生說從南關外
白蓮菴去了 采屏奉命回稟長生上道白蓮菴去怎麼請
你去回稟老爺自然曉得 來問你畢大老爺怎麼講 畢大
老爺說咱們的姑爺做了官了怎麼做官的 說話長自哩
他說那年為他老太上患病畢大老爺給假完鄉

御千膳 在路上 到黃州 那晚雪大風狂 遇有咱的姑

爺 陳劍在官塘 考他救活 同到南昌 在他家賣燈黃

卷讀文章 改名方定昌籍赴科場 朝廷欽定狀元郎 巡

漕奉旨 完取到襄陽鹽課原來如此這是我小姐的喜事我

就報与小姐知道長生你去黑面采屏姐上還有何相惱的

話在此告訴你上不要对小姐說囑付底話囑咐畢大老爺請

有个妹子为正月十五夜看灯他的老太上看中了他的娘
雨下又定了亲了這吓此事我已曉得長生你在夫人面前不
必提起 采屏姐上分付咱長生自然不敢違拗的 休得胡
說你回稟老爺去罷這曉得上上這不說長生回稟話 再談
外面鬧嚷上自笑話上上 不哄不話 獅子臥虎邊 風風
樓下 遍地鋪來白玉磚 滿天飛去黃金瓦 我乃陳府
中園公的便是方才三司圖里描甲直撞介進來對我說按院
大人阿曾進來我到一今莫不是 哈个暗院竟院裏說有一
个小姐生打扮道位就是按院進個个后花園來个所以特來
問你我說問里做啥里說府里太爺具里老谷營里將谷李里
師行一班官員為接勿有欽差大人急來來來我自我到府上求

尋我說道介未偈仔方才好像脫是一個進來个歇勿知
阿曾脫仔出去卸我進去問一声音來此日是廚房下了姐
七姐七朵阿曉得方接院大人阿來里問 問伊做啥 方才
三司衙里不搨甲說外頭凡化官府多在后花園迎接上司因
我來問一問 軍門畢大老爺呀來朵等方大爺所見說到仔
白蓮菴去哉 吓上我去回振星 姐七 方家鬼当真做仔
官哉个也賣頭里想勿到个 噫確杀勿美不氣并呀有翻
之日 不談那些了环紛七必論再說夫人房中紅雲也听得
明白

羅江怨 小紅雲 听得分明 面通紅 甚寬心京 魂飛
魄散神難定 一頭走 腹內沉吟 再不道有此奇文 裏

中不料真難信

想方卿

這美虫形

只道他一世寒貧

功名兩字必充分

誰猜到病翅飛騰

并且是位冠群目

盤查七省威名振

想当初難怪夫人

這般美意得成名

衣衫監帶誰欽敬

他如今衣紫腰金

想夫人尚未知聞

我今日去報他所

垂倒頭飛步忙行

過西所走進房門

氣喘吁吁

倉皇失據如痴病體

天人便問紅雲你為何這

般光景體阿吓奶七勿好哉噯未完到哉體為何體方才出去

倒馬桶听見管園不說一件希奇事了頭所見仔几乎噯采仔

噯體仔以希奇事體他說新聞實在奇几乎噯得氣低微體

這件事止方來奶七听體批之乎狗交其葬生頭角村鴉化

作風風飛 阳泥溝曲善成龍去 煨灶猫交仔雪毛獅 古

在今來无此事 走遍天涯世上希 隨行以事情隨就是方才
來个靚道佢打扮方公子 誰知平地生雲梯 故意喬妝來
改扮 試人心跡把人欺 隨你怎樣呢 羅里曉得靚已經現
在為官敢 脫去藍衫換紫衣 軍門現在所堂上 文武官
員俱待齊 隨听見說方大老爺勿知羅里去哉个宗人七隻頭
八隻脚去尋大老爺哩 隨胡說那里有这等事 靚夫人怎得來
相信 隨紅雲 你又來平白无端講是非 隨奶七真个噉 隨紅
雲正在來分亦 隨又見多少人 隨進來告句話希 帝百太七排
喜我里姑爺做仔官 哉畢大老爺來來所浪告訴我里老爺說
姑各員籍江西中了新科狀元 現在七省巡撫御史多少大本
官員前來迎接 曉我里姑爷勿來里哉 隨那里去了 隨到奔

伴白蓮菴去哉。爾去做住。應隨太上。偈勿曉得。呵南方老太太。
一向住來。白蓮菴里。還是大熱天氣。來个我里老爺。暗上能養。
朵个外頭。曉得寂靜。七那呀。勿要說。里就是太上。身上豈勿是。
一庄大恭喜事。被領件底。恭喜。隔天人听。面青。愈寬心。
頭氣不平。他做高官。与我何干涉。何必多餘。恭喜。況。
且按院狀元。多見過。有甚希奇。太事。讀。讀。自今以後。隨他。
外邊。天大緣由。事。你們不許。前來說我所。那些人。一場。扫。
吳忙退出。分付紅云。閉了門。隨。話。如此。這壁。言語。想。起。
來到。也不信。隨。着他。如此。一寒酸。有甚。才能。竟做官。隨。頭。說。
不錯的。隨。人兒。貌相。從來。說。古老人言。却。確。恭。吓。怪。不得。
他。還在。打扮。藍。綵。威儀。奉。止。甚。安端。听他。言語。忌。帶。

三分諷 道情一曲惡刁鑽 這小畜生果然最爲何足慮
兩吓但是一件罵他的娘者來時真未完 不說夫人心內想
再說長 听上稟爲官醒稟上老谷酒席已經完各醒擺上
來醒老師何用點心醒水酒一杯莫嫌簡寂醒請坐醒請醒姑
老谷呢醒到南關外白蓮港去了醒老師世兄到白蓮港去怎
么醒原來畢小姐葦席回去相隔不多時日尙未告知兼且方
老夫人也曾吩咐过的叫他一旣瞞着所以畢公竟不知道重
新問起醒醒公祖此言請坐了請 看酒醒是醒公祖主 飲
杯巡 陳公慢已訴元因醒醒公祖你道他白蓮港去却是爲
何說也甚醜如今是醒大家至亲不必相瞞隱 他到港中去
見母親醒吓太夫人老亲母怎得到此醒說也可怜醒爲家

負苦守无話計請見一路到襄城縣他又不到舍間來醒但

在外邊尋覓无踪跡女流挑見要輕生醒就在此間南關之

外醒白道截個无多路淚河欲跳赴波心亏得女尼來看

見將他搭救進縣門醒我家那里曉得醒直到小女進縣完

查願兩邊相認始分明醒可有這等事門生曾道家人李進

帶白良三百面前去迎接醒道家人在新春河南去接老

慈亲难道不曾來相遇偏叫虛此一省迎醒公祖多

延是亲母在前尊价后道途各自走風塵因此差池难接

自醒公祖一豆感你至戚相開義与情醒老師但是小价

既無錢不着就讀火速轉回程我还道太亲母將他來留

下商量慢上一同行醒今日看起來這李進的狗才醒一定

公案卷之專一第廿九回

提了白艮三百兩。他逃鼠去安身。薛門生回署移文各
領緝候逃奴。追窮狗才便了。薛公祖這也小事。劝你想了
些艱難得的母子團圓重相聚。如今這些微小事。且從輕
處。某門生遵教便了。但是前日呵。薛舍妹也到菴坐去。未知
醒否。會過老夫人。待我回時去一問。自忒近況。更詳明。醒
罷。公祖他老人家在菴外面。是一蹊隱瞞的。未必与令如相會
況。自下成案。在則諸可不必問及了。醒是醒。不談席上。赦上話
再說。陳府門前接大人。巨其時軍門府的中軍旗牌巡捕各
官預先已在陳府門房伺候。這此各官多有駐冊手本請安并
交付中軍上。傳与巡捕上。來到大所上面。稟上太老老
外面文武官員多有甲。册手本請安并問按院大人消息的。

大老谷說巡按在南關外白蓮菴中叫他們到菴中去迎接
是那巡捕來到外邊說各位老谷接院大人在南關外白蓮
菴中你們多到那里去迎接罷 是置連聲諾 問紛七 各
官拚馬走如雲 地方真晦氣 梃甲突遭瘟 一点勿到地
按倒當街打屁驢 不說中官迎接多熱鬧官再說方谷同
了王本禮雲到菴壁見母亲 一回自有一回話 飲盡茶兒

孝義貞蹟珍珠塔第二十回

回見第十九回中

且却說方卿聞知母親在自蓮華中其時即全王本一路前
來雖王本走吓跡老下那邊走慌忙移步向前行王本本
頭后面行魚龍混雜人擁擠六街三市鬧盈七急如星
火勿忙走頃刻之間云下城軍且吓得城來好一片景象
也至唱但見四圍雲樹周遮處秋高天氣好光陰僻巷幽
處翠竹綠芭深處遠山青轉灣古渡搖漁舫昔菰花
飛絮滿汀生且王本吓我想那年冬奉至盟打從此地來經過
朔風烈七透衣衿楓林葉脫山光瘦到如今一片空
虛万象清想當初寒鴉掠陣冲寒暮到如今衰柳鳴禽遶

運音

想當初

溪橋凍結梅花朵

到如今

雁到衡陽信

尙沉

想當初

風吹白日晴如雨

到如今

爽豁金天雨

亦晴

咳

光景已非直可嘆

窮通由命不由人

便是

兩人正在拋七話

前邊遙望一松亭歪旦王本前面什麼所

在了却旦老丁前面就是九松亭了歪旦吓原來就是九松亭

了歪旦見此松亭竟黯狀

昔年在此受飢寒

往事依稀如

里

對景傷情暗自酸歪旦王本吓那年与你老丁歪旦在

北亭中來分別

窮途景况災難當

歸鳥投巢何處宿

强

四起單山窩

自向他鄉做餓鬼

再不料

今与松亭了

田緣外自大口吓

你那年若同老丁回家占 怎得途中甚

万般

况且老丁是

再三苦勸情諄切

何苦的

不听良

言返故園外邑那日老口原叫我送你回去的却道多是你執
意不容老奴送 孤單獨自古河南 登山涉水无同伴 以
致穷途被劫禍多端生且王本町道這是我 命中磨折該如
此 月晦年災天不寬你且那天与老口別后外道屈朕分手
心难捨 迺望空林泪未干 馬行十步回豆九 不減那
送別長亭張解元軍且王本你說担十里長亭我就想起你家
小姐這豆亲事生道出蒙好意將亲許 收什異鄉親道一孤
寒 只道此言成圓并 美來何日得園同至自那曉得今日
里呵至盟九松亭真个为月老 感謝媒翁得合欢 我想當
斯紅箋題詩句 撮合无非宿世緣外自是吓老口說話一些
也不差如今是好了却道難得你一事成名聞天下 送則多

少得心軍 小姐受尽了千般苦 指日菱花可得圓 卻自就是太夫人如今在白蓮菴 雖有小姐送米担柴極情看待到底終非了局 卻豈若非老口今日來旦占 豈在菴中終未完生息 王本我正要向你方才采苹對我說 東尼將太七百般凌辱 怎忍兼凌辱的郊兒老口吓不要說他了 郊兒世庶炎涼皆如此 豈獨尼姑造孽端 與人計較終何益 只好付之一盞 量宏寬窄 且極是白蓮菴在那里 郊兒前面一帶紅牆 這就題目草菴了 王本你先回去不必同我到菴 郊兒弄得名不該王本回占去 再說方卿 急上要去看慈親 繞堤曲上沿河走 前边影上一草菴 荒郊寂寂无人跡 只听惺紫竹林中鳥語喧 曲徑日雲拖滿地 亭上松柏護壇垣

母亲吓 你是金章紫綬官家眷 怎与那 晨鐘暮鼓結空

緣 緣暗塞灰增悲切 四壁堆塵那得安 为人子老心何

忍 累纓流落拜蒲團 我方卿罪奚如山重 只怕天不容

來地不寬 一豆思想勿上走 行來早已到尼菴里且來此

已是白蓮菴了你看山門緊閉寂靜元人不免待我扣他几下

裏邊方谷牽手把白敲 裡邊京動老年高 就是佛婆人一

个 年逾七十髮肖上宜那个來哉上上 咳佛婆上上兩

腳奔波上半世造孽下半世受苦美來岁月多多怕去見自

愛 哈人膽裏盟口中蒼忙上走 曲背垂腰向外跑 走

到門前來動問箇人 來哉宜盟開門一見甚麼人宜自阿

呀你是那里个道士阿是天君親茅君親來个正且我是雲遊

方道來這里探親的宜唱佛家所

看朦朧

他比僧家又不

同 六着道巾穿道履

道袍裝束道家風

腰間懸着絲絲

帶 好一假

呂祖旁边的小道佗智道阿呀且住老聶吾里

是 佛門三宝归釋教

從來道士不相通

不要走錯路途

未候向直況且吾里矣化師父老聶道並沒有

道家亲戚與同

宗老聶道小師父你到我女菴里來探哈親个介牢且我來探

母亲的若聶哈个來探娘个越發笑話哉老聶道佛家所 吃京

呆 听他言語甚奇哉

且住

吾里当初有个二師父 曾

經生道南道

拙狀是我來經手

尺行早已在后園埋

老聶就是个師父老聶道狀也有多情種老聶不是勿曾生

出來个吟老聶唱未到臨盆就打胎

那里來个

私生偷養誰

家種 流落何方直到今日來 心中想 把言開免是阿呀
啐 偈个小師父看囑出言无狀不應該 你不要少年刻轉无
規矩 尋事生非会打乘老旦旦 那个罪过多勿怕个客旦
唱 污淺佛門真作孽 喏 阿看見金身佛候坐蓮台生旦
媽上你說那里話來我怎敢污淺佛門我是來見方太七的客
旦旦 方太七是偈啥人 離是我母亲看量吓方太七是偈个
頑吓請住仔仰我云对當家師太說來請偈進云客量 佛婆
听 里面昭 触起心頭泪似潮 旦 呀我想人家个兒子
哩多年出外有归家旦旦 惟我个客惱仔兒子哩 早到
黃泉坐鬼牢 叫我老來無子誰倚靠旦我个樣老狗命哩
不如早死到力高 佛婆含泪忙走進 當家看見問根苗旦

媽上爲何眼

泪汗上這朕光景

師太我想有仔兒子了

既已死了想他无益

咳我想人家个妮子有归來个日子我

个妮子那得居來吓

吓那个舉子回來了

方太上个妮子

回來哉

在那里

來朵外頭

吓有这等事待我去接他進

來囑当家听

喜洋上

連忙飛步到門窗自太谷師太自

大谷請師太請囑兩人前后同走進

伏堂見礼問安康自

貧足稽首

小生也有一礼

請坐

有坐

太谷囑貧尼不

睦前來到

有失趨迎罪莫当自好說家母在此駐多蒙師太

來照應

未曾補報面无光自說那里話來便是太上在此多

多箇晏徒弟們快來見了方太谷自來哉归道个方太谷我

里重人磕頭哉自罷了

且小尼听

怒滿腔

呵育好生无

礼不應當自看你如此打扮也不過是个出家人花旦唱多是出
家求現世 有何輕重這般狂 我想一磚料瓦坯同是土
跳板一條一莖長 那柵公牀上坐來受礼罷了兩字太荒唐
曉旦我是不過看方太上面上座若說個个化緣道士花旦有
何交結我菴室內 我就賞他兩句有何妨 便是箇个直介
能大道 到你官員氣緊難當 慢言小尼背合來談講
再說方谷急上向萱室白師太我母亲在那里曉旦在子佛安
上座我要進去相見曉旦貧尼奉陪白師太教母子久离未見
有几句說話師太請便白罷曉旦如此佛婆指引大谷進去白
大谷这里來啫过仔河亭步梯上去就是哉 是了佛婆你也
任了白罷曉旦心切上步忙上 穿堂進去過回廊 打花園內來

走進河亭一帶水汪汪勿上那寬闊低路走到發頭暗
日傷連忙跑上扶梯去口中不住叫親娘母親上
却說方大七正在夢中念佛所見有人呼喚母親二字抬起頭
來一看但見一个小七道位跪在地下一時到認不出了吓
北曲調見他形好京疑見他形好京疑眼花撩亂
一時迷打扮甚奇相貌依稀誰來叫我真奇異誰來
叫我真奇異

老旦你是那一个姓母亲是孩兒

雁兒落吓真个是我孩兒到此呵我料你決不能鬼

門開轉阳世誰道你不弟蘇秦見母時恐相逢在夢里

恐相逢在夢里姓母亲孩兒黃州遇盜險此不能見母亲了

呵呀見吓你黃州遇盜已逢人救我也大畧知道但問你誰人
搭救何答羈留有甚机緣可能應口 今怎兼回家一一說与
我知道旺母亲所真能且起來講

北曲調 自家鄉 拜別离 自家鄉 拜別离 風霜一路

甚慘悽 去訪張基 相逢則未 偏七人往他邦地 偏七

人往他邦地睹且他往那里去了旺母亲孩兒到黃州去訪張

世兄他往別府亦差去了兩边不遇只得依怙素手到了蕩陌

已是十月初旬時候了

北曲調 見姑娘 把我欺 見姑娘 把我欺 不念亲情

只重衣 話不投机 口是心非 听他言語多勢利 呀那

財谷氣吐 寬 就告別离 可恨那房中惡婢 送我到牛

途拋棄 走花園路甚踉蹌

再不想

表姐多情義

再不

表姐多情義

表姐便怎麼

其時表姐叫了頭場我

暫停要贈益寶孩兒執意不收臨別送茶食一包我到九松亭

打開誰想內藏球塔一座正在踉蹌只听得后面驚鈴响處

前腔

馬声嘶

走如飛

馬声嘶

走如飛

姐夫迫近要

我归

我不肯依

見我傲氣

許亲又把紅絲繫

許亲又

把紅絲繫

且

姐夫既然如此好心你那时就該隨他去了

母亲吓姑母这狀情薄孩兒寧死不去那时呵

前腔

趕程途

步忙移

趕程途

步忙移

归家怎奈

益寶

再到黃州

借貸些微

其时方好还故里

其时方

好还故里一連走了几日到了黃州地界只因貪趕程途

前腔

但見

彤雲起

雪霏

彤雲起

雪霏

他鄉遊

子甚孤惻

无枝可棲

莫辨東西

迷津正在全皇際

迷

津正在全皇際

吓只听得松林內喊一吉

如雷灌耳

跳

个惡強徒形容奇異

手持着明晃的岡刀銳利

上前來

扯住衣

呵哨

所

豈不要唬杀了做兒的

甘杀了做兒

的若得我孤身独自

唬杀我魄散魂飛

身滾沙泥

得

把行囊拋棄

強徒去

已是三更半夜時

荒郊曠野無人

齊

漫上路迷

冷嗖上氣微

認不得

官塘高与低

又寒

又飢

凍倒長堤

跳入清溪

自知此命死生理

自知此

命死生理

自見吓你

那時怎得重生咄母亲吓幸有个軍

門畢公就是南昌畢云显現任湖廣提台他父亲二豎是我祖

父的門生他又是姑夫的門生他怎美來救你只爲省
親同去船過官塘所得孩兒叫喊他喚家人救醒問起根由十
分情篤要孩兒作伴同到南昌

北曲調

在他家

攻書史

在他家

攻書史

恩情可比

亲兄弟

指監江西

卽赴京畿

恰遇恩科連及第

恰遇

恩科連及第

什應及第

母亲吓今安開万寿恩科郊在

三月孩兒以南昌籍貫連捷一時展試欽点狀元及第現在七

省巡漕御史

胡說你此話哄誰母亲吓孩兒怎敢說說

你既然做了高官爲何如此打扮孩兒一來察訪民情

二來要試姑娘心迹故此乔妝的你此刻從那里來的從

姑夫家里來的姑娘今日見你如何吓母亲吓姑娘吓

北曲調

見孩兒

品低微

見孩兒

品低微

依然嘲哄

多勢利

不改前非

滿口支離

与姑天雨下來爭氣

姑天雨下來爭氣

上阿呀你又差了姑夫爲你吵鬧你又這

般打扮尙狀表姐情極豈不要弄出事來

母親放心孩兒已

与表姐講明的了

咳兒吓好个表姐好个表姐此時老夫

人便要把畢家事題起來却被老公劈頭一句說道一請回

母親怎能到此老夫人只得要訴自己的苦了

見吓若說起

做娘的我与你母子几乎不能見面今日相逢皆是出于意外的了

南曲正工調

從別后

苦无依

孤單独自睡周濟

日夜

哀啼

常吃糠粃

見一去

音信稀

望眼將酸

常把門

見倚

昨日自你別后音信杳然我在家斷薪絕粒有誰知道

前腔 无極奈只得別柴扉那里求的益費 變賣零星

爲益費 雪樹凄迷 路又岐 只力益費少 氣力微 受

病延捱 遲久始到這里

昨 呵吓孩兒在南昌畢公打發家人李進來接母親有白良

三百兩難道不收着麼昨旦几時寄來的昨正月十九送來的

我于正月十四就起身那里拔得着 母親几時到襄陽的

我在路上一路求乞准上走了半年直到六月十六日才到

此間的昨母親到了此間便怎麼養昨旦兒吓那一日到此間

問進城中却在那里殺人我就走出城來到了九松亭邊听

見三三西七多說今日采的大盜名嶼邱六喬就是爲珍珠塔
案并說你已被強人杀害那时唬得魂不附休我想生也徒然
不如早死其时走到溪边正要投河自尽適逢菴內当家走过
被他一把扯住再三劝我只得隨他進菴寄延殘喘

前腔

我把

菴門進

像邱尼

小心服侍如奴婢

年老飄

离

血泪沾衣

如何敢向人題

時刻担心

藏頭恐露尾

日母亲既到此爲何不就與他們講明且阿吓見吓我看
一露真言倘被惡姑曉得豈不愈加恥笑故此只好隱瞞誰想
六月十九日偏值你表姐進菴還愿那时我做娘的那里躲避
得過

前腔

羞相見

把頭低

凶狀婆娘難提起

掩面悲啼

痛入心脾 他見我苦便心疑 昔有人前 益問搜根底

自那時叫我到大悲閣上細七益問我○我難瞞隱把此言提

細將往事重迷斂 他也悲啼 執手依上 從此后少人

欺 送米担柴 時刻常周濟 且見吓我在此間看无你表

姐照應只怕我久已不存于人世了 吓吓原來如此 吓吓見該

方死了 匱方谷所 愈傷懷 跪倒娘前泪滿腮 母亲所

孩兒罪孽如山重 連累娘亲受禍灾 幸亏表姐常照應

等得孩兒今日來 此恩此惠此情義 如何报答女裙釵

老夫人听了报蒼二字 且斗然触起畢府之亲事 咳兒

吓你言报蒼礼應該 但是你早做王奎真薄倖 又犯別處

花枝連理偕 表姐既聯琴瑟友 別家又有風風諧 天下

忘恩負義莫如你

考你報答

一字堂王說出來誰阿呀重結

絲夢孩兒原廟有之但是那時方思由活命事在逼成孩兒正
要告訴不知母親何以預先知知道時兒吓着要人不知除非已
莫爲此事我也于半月內才知道的在表姐采屏知之更悉幸
而姑夫姑母體且兩個依然睡夢裡

不狀的

就要從中起禍

胎

外母系可

此事孩兒真抱歉

偏是

冤家路窄沒安排

出天由命由人事

也是我

不肖之兒真不才

大七恩人畢

師府

兼又森

母命逼將來

老且

你且把之親的始末根由

說與我知道

母亲所稟情宛轉

話從容

見在南昌暫

寄踪

他母子

甚濃

有个千金未送紅時其時是老夫

人阿誰見面逢

許乘危

叫人不得不依從

世間

只有女

家可推却

那有男家掃興

然命孩兒亦是從叔計

說就

我母未知

又不

陳家表姐來先定

豈可重婚畢府

中

那曉

說他允

即煩太守作媒翁

就要洞房

花烛夜

那別又

愿心三件告重

一要母亲先見面

二須表姐早彈紅

三待功石成立后

煌煌請旨賜和同

今日前言多可踐

但孩兒終究挂心胸

太矣表姐无容說

這且

母亲有福得端恭

未知畢女如何美

可能姐妹處

閨中

見吓這到不消慮得大約与翠娥甥女不相上下

阿呀依母亲講起來是見过的了

方才說表姐采屏知之更

恁生怪不得他們多有相嘲語

只不道藏頭露尾甚露曉

還望母亲來細說

必以此話不虛空

如何深曉畢家女

難道相逢在夢中且我見此話明白与你講與我今即刻要

到陳府中去你幸已成名該去謝且姑夫二則就爲你調停這

生榮事且你畢竟忘恩并負義重婚禮上寔難通把九

松亭一爲全拋却且我有何顏面見陳公是且你行爲多不

是且緊娘到彼要認縫我董意狀且要罵你想起繡金小

姐又寬髮且從今万事且丟且你不見我眼昏髮脫耳花且

瞎且你分付從人看橋伺候曉得母親此去少不得姑母也

要相見的瞎且兒吓寧可他且不仁不可我不義所謂親者无失

其爲且親故者无失其爲故且的母親言之有禮請問母親在此姑

母可曉得否且他看曉得我且怎能住得安穩且兒吓便是別

人家瞎且是且有姑夫冷淡姑娘劝那里有連枝一本不栽培

毫無兄嫂辛情面 明箭傷人大不該 夫人說到傷心處

不由珠泪不盈腮 兩人正在增悲切 忽見管家走上來

顰眉太七母子相逢合當歡喜為何反添愁悶顰眉師大請坐

你听我道來顰眉想起當年心欲酸 今朝母子得團圓 救

命之恩深似海 刻顰眉上挂肺肝 幸喜我兒身僥倖 少

報前情我亦安顰眉太七你令郎太爷做了什麼了顰眉師太

如今我兒是好了顰眉他在江西昌籍名方定 三場連捷中

魁元 奉旨欽差爲御史 巡行七省去查益 故意示裝束

改扮 鎖拿惡棍與貪官 管家聽說渾呆了顰眉阿呀顰眉上如

此說來顰眉貧尼得罪幸求寬顰眉阿呀師太你說那里話來

兒吓這位師太是我的大恩人當年若无他救我上与你

能見面的了生方谷听

謝連吉

上前作揖礼殷勤

告

曉得親飛散

一把扯住小方生

自已將身反跪倒

對

方谷叩不停

不談夢上三人話

再說

文武官員接大人

武戕官

馬上登

忝由守備帶營兵

弓箭揀袋多威武

盔甲鮮明耀眼睛

四人轎坐府尊

率領同知与具丞

知具辨差忙碌

地方保甲趕閑人

銅鑼不敢來敲响

竹板皮鞭排隊行

人和馬

走烟塵

迴避頭牌肅靜

出得城來行更快

飛風直到九松亭

引動街坊人一重

大家議論各紛

兄弟

故許多官府到

去相尸个

暗

人

日有件希奇事

一隻小鸡啄

仔人官

啞噴

去踏看

七七

人家區南門外頭有个法

小六道是床底下的打矮官，一發亂話哉。介未直頭多
得知我里跟仔了去，看求哉。走吓，唔不談閒話。紛七說
再說一重官員早已到菴門。老夫人出巷又有多少事。下
同慢七細評論。

老義直蹟珍珠塔第二十一回

二十一回 親上親出卷聚會

第二十二回

喜中喜同場和諧

官

却說文武官員到了白蓮菴下馬的下馬出縣的出縣

這班老谷多在松明下站着先有地方跪稟此間就是白蓮菴了老谷分付你們悄悄扣門未知大老谷在與不在休得大京小怪搥以小心爲主噯地方奉命扣山門伏婆里面應連吉慢騰騰一路來走出開門來吃一京官阿吓查三官與

里求你是求要不串錢了

吓勿要七搭八搭老谷們來里

伏婆定睛一看噯

俱見

縣馬厰七排左右

官員站立在松陰

軍牢衙役多威武

許多兵卒繞山門官

阿呀啥个事体

吟唱

我里岸錢

通共只差得三錢半

師必要

官府親臨曉

弄仔人面

嚟不去動仔拒捕戇

我里當家

昨日就要將

當頭寫

要完

積年賴串与官良良

吓勿要纏問佢按院

胸來里

嗆个案件还是姦案判案

吓御史大老谷阿來里

俞家四老谷个案件是勿管我里巷里嗆事 吓老太婆纏

杀哉問佢當家阿來屋里

勿來屋里出去哉

不談外面

來打錯

小足里面問連

老媽

吓外勢多个來煮熱鬧

保生官來查三官采里

小尼听

到門前

拾頭一看

急煎七

地方

到此因何事

官府

親臨到此間

吓且唔勿好哉勿要爲仔此人了

近來

巷內當走動

漏風声在外边

那時

小尼

嚇得

遍体酥痒心胆碎

面有威儀

幸勿勿會

七咬八蒼言和語

不朕是

几平惹

惹

出一場大是非

丑旦

吟再勿想得介樣好昵子

嚟个也是

本生好唱

丑旦

你看里

肉嘴安端有禍相

大覺覺世上希

弄弄我

師父当年有見識

并其也

勿枉我里一番伏侍費

心机

招留

貴人家里常居住

將來是

伏生光大布施

介未信上婆去說

看唱

小尼

正要上婆來通報

但見王

同了堂官走得汗淋漓直堂官是誰是大老爺緊身伏侍的家

人名喚周瑞在船上等了一回不見轉來所以拿个官十就到

陳府打听却不在那里了其时王本恰上回家兩下相遇說起

大老谷在日蓮菴里因此就同了周瑞飛風上馬趕到白蓮菴

下馬离鞍走到里边說有人席綈且嚟个卜原來是王阿谷的

大老谷在那里頭來夢浪

如此周二谷你在底下等自等我

上裝去通報外老王本

上裝來

印見夫人喜滿怀外太夫

人恭喜外

今朝喜事從天降

方家重正舊門楣外不枉太夫

人受死于辛方苦外

正所謂

下是一番衣徹骨

怎得梅花

雪裡開

如今

不但夫人身榮貴

就是

先老谷

用灵欢悅

在泉台外

便是我也意想不到

老谷請下裝去冠帶那些交

武官員多在山門伺候已久外知道了王本此刻太夫人要到

陳府中王你去分付一重官員同衙里事說我明日公座到廳

門參見罷

老谷隨即下裝換了衣服又陪了太夫人也喫了

一頓素齋此話不題再說到堂官周二谷到外边分付各官同

衙明日設門參見重文武領命而散又說王本聞得太夫人要

到陳府中去自然先回去撮个信兒聞不談王本轉家中

謝

陳府所堂席已終畢令致謝忙作別登時上轎去矣

陳公此刻呆上想到寬心頭愁万重只爲畢府許亲情一

苦未曾說与文姣紅又思小姐聞之心不悅越發憂疑

悶在胸老爺怀着鬼胎來走進高聲叫喚到堂中

女兒女兒在那里胆谷上女兒在此時女兒爲父的眼力如何

啫人凡人家子弟豈立品端方爲第一其拘俗見論旁通

倘朕多像你的母親勢利存心先見識豈事今日榮華一

且空非惟見不得方家子兼且无頗見畢公驛見吓你有

所不知我爲父的豈有段情中与你說你聞言不必怒填胸

方才畢公來道事靜說你去弟靜叔持他家妹子結乘

我聽此言頗着惱誰知問起來却是他家莫大切偏

表弟黃州遇大盜 三更凍死雪途中 是他救醒同回去

合家相待甚情濃 單名夫人強逼成親事 他也是出于无

奈苦相從昨兒吓我想起來 你表弟一生落難他救

你雨个 將來是奴上姐妹雨和同 千金所願微紅

語低頭裝啞聾 果然此事股上曉 淚父跟前話大通是

藏春色難洩痛 看來到處喜落七 好似海棠蛟微含秋

色 柳枝纖弱向春風 采屏旁立微上咲 也不來提破且

朦朧 老谷甚寬心欢喜 美女真眉媚乃翁 慢談房內三

人話 再說王本回家走得氣冲七 王本一到家中走到美

上老谷便問姑老谷在那里 在白蓮菴內即刻就來兼之老

太上一同要來的吓老太上也要來應的是唱老谷所着子

亡爲甚今朝就要到門牆的晤必定爲那老不發的待他見

予无情面 今日前來道短長的咳我想婦人家嫁夫不着呢

爭一世終身无依靠的男子取妻不着的丈夫面上也无光

你看老谷嘆氣連上双眉紹手將鬚鬚自付量開言就把

千金叫的女兒你舅母前來唱令人难解又难詳的只怕与你

母親的氣而來與谷上无此礼的何以見得與谷上吓也

記得女兒相見在菴堂舅母是品格端莊及大方言語温

和講礼体並非偏執与乘張况且谷上相待多情况豈

爲娘亲反面脆若朕批削我生身母他在舅翁而土不應

当料他來也无別意想也是今朝特爲謝谷行一但我想

既腰要來^且禮台美人先去接并將冠帔送菴堂靜是吓吓

上正是有智女子賽^讀書男兒主本你外面分付端正官

轎叫采屏捧了冠帶官家婆子領了重了環到白蓮菴里迎接

方太夫人^外是曉得^外王本奉命急忙忙安排一切上街坊

重人路上如飛走頃刻之間到佛堂^物王本領了如女都

到于伏案覓了夫人^且太太在上小婢們叩頭我家夫人小

姐打發小婢們迎接太太前去并送冠帶在此一其肘方大老

爺就問王本外邊轎馬可曾完備完備的了采屏就說大

臣將晚請換了冠帶早些登轎^誤那時太太人^阻對養花更

慘悽蕭^上白髮兩邊披借問鏡中誰氏女^{可記得他鄉}

流落被人欺^{可記得}垢面蓬頭爲乞丐^{可記得}夏月還穿

布衲衣

可記得

背兜包裏街坊走

可記得

吵罐簪手內

提

那旨刃

一朝就把它剪改

風冠玉帶有威儀

夫人同

想從前事

紛上泪落似珠機

太七冠帶已完下妾去罷

唱夫人打扮下妾來

后面了環繫上隨

重足看見多亦美

在旁奏起咲盈腮白你看夫人怎生打扮兒穿一頂天藍

色

頭戴珠冠絡索垂

腰間玉帶裏金寶

下繫湘江綳綳

裙寬來師兄你看太七隳行動有光彩

生平佛法借

面如

滿月慈悲相

怪不得

越到年高運越來

非惟有福兼多壽

你看他

紹縫全无喜滿腮目太七軒子多已脩下請上軒裏

貧兒們來里送太七

太七去仔就居來嘴

曉得我就回來

的其肘老谷的官輓地方官早已伺候在山門口了太七就

在佛堂內上轎老公又分付所差酌今日並非我上任你個不
必咳嗽嗔夫人上轎出山門 前邊對馬坐家丁 多少公差

前引道

小轎梅香后面跟

老公官轎中問走

轎馬紛

在路行

灣七曲七沿堤走

行來早已到河漢田伙計看那

下河灘來哉嗔夫人听

好傷心

追思此地要輕生

倘然

身喪波濤內

豈非連累我孩兒不孝名

怎

紫袍金大

來接我

只伯你

帶孝披麻祭我魂

夫人正在心悲切

前

邊又見九松亭

嗔九松亭

上上

看來到是害人精

多

我去年在此亭邊坐

听信謠言当了真

唬得个

身區科哉

臺无主

几乎頃刻命归阴

今日又在亭邊过

只和松亭

笑我是餘生

不說夫人心内想

只所得

鴉鳴狗犬漸相問

再行几步人稠密 開張店舖兩邊分 眉桃步租 熱鬧

參差棋屋傍高城 人和馬 進城行 街坊人見草然京

夷哩鄉神巨氣槩 必定是 官家夫好去同門 我看

內新人多標致 滿頭珠翠儼觀音 年紀約來日好十六七

裙邊露出小紅裝 阿哥倍生得好歪眼睛土里看見 軒

廉一幌看見不 啐阿是覺勿情我到对倍說仔吳王狀元家

昨日出棺林今日同我轉个囑中間轎內王公子 前边一頂

老夫人 其餘小轿皆亲戚 送殡回來在后跟旺啐實姐乱

話才勿是不 惟勿看見 府縣公差分左右 个是 太爷家

卷淮衙門 勿要胡言并乱道 听見仔 要 鉄練條見鎖頸

根 不談路上問人話再說老夫人的轿唱轉湾一直望前

行紫石街前早已到棋枰六字大牆門已到哉此時明公

早已通報老令

上

連忙分付丫環們服侍小姐出去迎接小

姐將到茶房但見夫人与方谷早已進來了兩邊相見叫声舅

母甥女有失遠迎多上有罪舅母請小姐請你看三人進

來怎生模樣

夫人是一見千金意氣投

連忙挽手笑悠

悠

方谷是

背后隨行真得意

且心偷着喜盈眸

小姐是

欲避不能紅泛臉

含羞跣足怕回頭行來已到房堂上舅

母請里邊坐黑氈双七一起到妝奩前那時方谷在厅上自然

有老谷出來奉陪此話不表單說小姐伺了夫人到堂案底下

舅母請上甥女拜見

且

小姐常礼黑氈千金跪倒在塵埃

夫人扶起女裙釵

見礼罢時身坐之

了坏隨即送茶來

小姐吓

自從你別我回家後

我在菴中常挂杯

其時見

你容顏瘦

我每日

焚香爲你祝蓮台

且

多謝舅母

老旦

想談

真个庵堂會亲地

婆媳奇緣又再來

且

你是六月十九來

的不想八月十九

且

畢家小姐亲來到

且

此事采屏已告

于你知道的了

老旦

我尺恨

不肖孩兒真不才

把

前情忘

却重婚配

事出无奈太情乖

分房屈了妾甥女

誰知甥

女不嫌猜

又是

采屏对我般七話

我依你

太矣大德世无

惜

我在菴堂仰仗你

照管我

衣食錢糧米与柴

因此

殘生已過活

不奈是

衰年早已赴泉台

千金听

泪盈腮

舅母吓

我

甥女多端抱歉怀

晨昏未得亲随侍

并累

及

日髮三食吃素盍

家庆对我常提及

說甥女是

冷落尊亲

大不該曉得小姐說那里話來曉得令尊仗義人問少保全

方氏見飛火沽恩種言難尽我今番為謝姑夫特地來

且小姐我本不該与你令尊相見一則呢多是老人家了二

來我受恩深處特來面謝三來就是這重聘畢家的事也要与

你令尊令堂当面講明務必先去請令尊相見要緊且甥女曉

得了环快些外面去請老令進來且天曉得哉且不說了环

出外忙相請再說老令奉陪新婿喜顏開巨你看方谷怎生

打扮頭戴烏紗式兼新大紅朝服甚鮮明夾衫內襯松

花色鳥靴厚底粉裝成金襴玉帶腰間繫好一个年少

風流品格清醇矣婿恭喜岳父在上小婿方定拜見爭當和

罢請坐生告坐了白矣婿吓難得上唱難得你金榜鰲頭

第一名

七題雁塔志還仲

老夫是

明楣早選乘危壻

慰

我生平一片心

瞬矣婿即大凡

為人在世

籌策來恩孝為根本

臣報君恩子報親

大人吓

惟有卜壻一生多執性

連

素娘亲受苦辛

便是

家母在菴家照拂

異鄉免得喫煎零

此德此恩同罔極

叫我

結草啣環報不清說那里話當

初洛

我本欲

接你令堂家里住

是你令堂不肯對我女兒

說唱佛門清淨到安寧

你是

无非怕你姑娘咲

所以我提

起心頭愈不平生天人何出此言

生

總是

小壻无知多狂悖

目无尊長太驕矜

一味痴頑全不遜

自家取辱正該應

生

就是方才唱的道情生欺瞞祖父真无礼

故弄蹊蹺罪不

輕

万望海涵休見責

恕我年輕不老成

不談翁婿情密

密

再說

了环奉命到前厅曉且老谷小姐有請方太上有咗

个說話了嚇吓如此矣婿書房少坐我去上就來旺大人請便

晦老夫失陪囉老谷移步嘿无言 心頭到查急煎上唱他

今面講无他事 必為垂快老不矣倘然他提起薄情多少

話叫我躲避无門有汗顏 慢吞吞一路來走進了环通

報到表前貼旦太七我里老谷來哉唱老亲母恭喜上七那

时夫人老旦抬身起 叫姑夫 称謝連上礼数多 蒙恩垂

救亲情重 感难言尽誌心窩 提挈孤兒叨昇甲 保全婦

好念弥陀 今日登門來拜謝曉且非其还有一生恨事老旦

全上薛前更受詞唱什應恨事我曉得了唱為老不矣作事多

顛倒害得娘兒两个起風波唱豈独亲母就是老夫也十分

恨他許時雲鬢帶冠起

婦思妻顏沒奈何且何吓姑天

說那里話來老身並非為此

且君說且姑娘責罰且嘗事

我見是

年幼无知性執頗得荷諄上來訓飭足見姑娘開

切多

姑夫

你曉得

朽木必須良匠斲山中頑石要人磨

我

若將好意反爲惡

且

就人上要

且

罵我

荒唐昏賸

髮鬢衰白如此什麼事何妨就講

姑夫吓這是我且必須

親面見姑娘

相訴根由道短長

況且

多年姑嫂雲泥別

非得我

老命犹存叙一堂

今日相逢非容易

就是姑娘見

我也喜非常

陳公所

好難當

目注千金紅了厖眸且親母

這老不妄還要覓他則甚

且如此不情非人類他來見你面

无光

我我

切骨刺心如仇寇

今生立誓不同房且姑

天此言差矣

且

我家不肯先和識

害得家庭事反常

爭論如娘不肯來見我

待我

亲身告罪到他房

且

小姐你

合堂前房在那里且身母請坐待甥女去請便了

采屏你

請老夫人到來說方太在此要見

且

曉得

不說

采屏

奉命忙走

且

覺停一刻說其詳